

麦田和红色的背后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象征艺术

高俊霞, 高素霞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16)

[摘要]《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公认的美国文学“现代经典”之一, 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也是一个倍受评论家关注的形象。他厌恶现实社会的“假模假式”, 希望能返回理想世界寻求庇护。文章通过考察麦田和红色鸭舌帽的象征意义来揭示霍尔顿精神世界的转变。

[关键词]《麦田里的守望者》; 象征; 麦田; 红色鸭舌帽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09)02-0063-02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逝世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 D. Salinger)的代表作, 被誉为美国文学中的“现代经典”。它创作于1951年, 正是二战后西方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 也是产生精神危机的时代。由于小说生动地反映了以霍尔顿为代表的美国青少年在二战后所经历的各种问题及造成的异常心态而立即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使当时只是小有名气的塞林格一时间名声大噪, 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也随着这部后现代主义小说而风靡于世, 成为“垮掉分子”的典型代表和当时美国青少年效仿的对象。

作品讲述一个富裕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中学生霍尔顿·考尔菲尔德(Holden Caulfield)因四门功课不及格, 而被开除出校。他由于怕见父母, 而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一天两夜, 住小酒店, 逛夜总会, 淫交女友, 酗酒……发现这里同样的道德沦丧, 污秽丑陋, “假模假式”。他看不惯周围发生的一切, 甚至想逃离这个现实世界, 到穷乡僻壤里去作一个聋哑人。但同现实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使他不能这样做, 于是他矛盾、苦闷、彷徨、反叛却毫不彻底。他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产物, 他个人微弱的力量同社会是不能抗衡的。他在绝望中呐喊, 而在呐喊中绝望, 最后被迫与现实社会妥协, 但他注定的命运归宿则是精神病院。小说仿佛是霍尔顿一番没有情节的自言自语, 而实际上是以一个16岁少年的敏感来观察体验世界。这样一部平淡无奇的小说, 既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 又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 整个故事在平铺直叙中展开。但如此安排, 不仅没有抹煞作品的魅力, 相反, 更加凸显了小说的内涵, 使读者主动去捕捉小说的精神而避免纠缠在文字的华丽之中。那么, 什么又是这篇小说的精神所在呢? 那就是丰富的象征。作者对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 为这部小说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象征主义是19世纪末在法国兴起的一种重要文学思潮和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象征主义风行欧洲各国, 波及各个艺术领域。这个流派的作家认为任何一种事物都具有与之相对应的意念含义, 因而强调运用有物质感的物象, 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 把两个世界沟通起来。由此可见, 小说中的象征是用符号展示隐藏在看得见的人、事、物后的看不见的思想、理念。因而, 只有把握小说的象征, 才能挖掘到小说的意蕴层。《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存在着大量的象征, 本文将考察作品中的具有代表性的麦田和红色鸭舌帽的象征意义, 从而展示霍尔顿的精神世界。

一、麦田

麦田与悬崖下的世界即是乐园与浊世的象征。“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 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 我是说——除了我。我呢, 我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 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 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 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 我从什么地方出来, 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1]

麦田意象来自小说中所引的一首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诗《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 麦田在彭斯的诗中属于花园意象的一种, 转移到《麦田里的守望者》中, 麦田意象得到了创造性地应用, 麦田成了孩子们嬉戏的场所。塞林格对原

诗的篡改, 其深层原因是为了配合作品的主题, 把孩童世界同成人世界区分开来, 它承载了霍尔顿的生命幻想。在这里, 麦田成了一种象征, 即前人类的、乐园式的世界; 几千几万个小孩在麦田里做游戏象征着人处于前人类的、乐园式的世界之中, 它是一个区别于现代社会成人世界的本真的自然意象。而悬崖也是一个很明显的意象, 悬崖是一种区隔, 是乐园与浊世的临界线, 它的下边就是在霍尔顿眼中卑鄙堕落、假模假式的成人世界, 阻止小孩从“悬崖”边掉下来象征着阻止人进入现实的“假模假式”的世俗世界。

由此可见, 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 是小说主人公向往新生活的一种美好而又幼稚的愿望。在霍尔顿或者说在作者看来, 儿童世界是快乐园, 成人世界是死亡谷。儿童诚实天真, 成人虚伪邪恶。小说主人公不愿屈服也不能容忍社会上的种种弊端, 他要尽力去保护其他孩子不受成人世界的影响。霍尔顿渴望自己永远保持儿童的纯真, 永远不踏入成人世界。他一方面为个人, 为一代人的命运担忧, 一方面又觉得社会势力的不可抗拒和个人作用的渺小, 这种矛盾心境造成了霍尔顿一代迷惘失措感: 逃避没有退路, 反抗没有力量, 追求没有希望。

总的说来, 麦田意象以自然场景的纯美反衬社会的腐朽堕落, 是对抗现代文明、回归自然人性的象征。它是区别于现实城市生活环境的空泛的能指, 是将主人公与社会现实分割开来象征性的建构, 其真实意图是为了突出现代城市文明的腐朽堕落, 是为了满足人性失而不可复得的回归梦幻。

同时, 麦田意象也表明了转变中人们的痛苦, 这种从童年到成人转变的痛苦, 是伊甸园神话在现代社会的重演, 展现了积聚在人类内心的深层无意识。读者阅读这部作品, 通过作者对这种失去童心的痛苦祭奠, 通过对乐园的回想, 缓解了成长中的内心挣扎, 这也是这本小说拥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红色

红色是霍尔顿叛逆性格的象征。原型批评的主要理论奠基人荣格认为, 色彩词属于原型——即属于全人类(或大部分的民族)所共有的象征。由此可见, 色彩词是一些与其他事物有着广泛联系的有意义的符号。在所有的色彩词中, 红色是运用最为广泛的词, 其通常被赋予“鲜血牺牲、激情、无序……”等表示叛逆和消极的象征意义。

小说中的主人公霍尔顿作为美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形象之一, 受到国内青少年的热烈欢迎, 以至当时大批美国青少年模仿霍尔顿在大冬天身穿风衣, 头戴红色鸭舌帽, 构成了美国最奇特的街景。高中生和大学生视霍尔顿为偶像, 顶礼膜拜。这一人物形象之所以在战后的美国受到如此的关注不仅因为他独特的语言、天真的想法和幼稚的行为, 更主要是因为他叛逆的性格。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红色鸭舌帽就是他的反叛性格的极好见证。

这顶“红色鸭舌帽”在小说中出现了二十四次。每当霍尔顿提起它时, 他总是充满了欣赏、满意和喜爱。他喜欢戴着它读他最喜爱的书, 喜欢在朋友面前炫耀它, 甚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他最疼爱的妹妹。作为一条重要的线索, “红色鸭舌帽”贯穿了全

(下转第66页)

The question of illegal immigrant and Central Asia security

ZHU Lu-min, TANG Xi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Since Soviet Union disintegrated, the 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original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dy and their traditional dependency on Russia generates lots of illegal emigrants, which causes a series of social,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o the receiving countries and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security of Central Asia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problem of illegal emigrants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 in the Central Asia region. Because of its complexity and globalization, it needs full devotion and cooperation of inner parts of this region and relevant countries.

Key words: illegal emigrants; the Central Asia; regional security

(上接第63页)

文,揭示出了主人公霍尔顿的个性以及他与小说中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对这一细节的频繁出现及其对上下文所起的连贯作用的诠释无疑能帮助我们挖掘出小说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以及小说的“灵魂”。

这顶“红色鸭舌帽”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是在霍尔顿同他的历史老师斯宾塞进行了一次乏味的谈话后回到潘西学校他的宿舍时。“离开老斯宾塞回到我自己房里,自另有一种舒服,因为人人都去看球赛了,房里又正好放着暖气,使人感到十分温暖适宜。我脱下大衣解下领带,松了衣领上的纽扣,然后戴上当天早晨在纽约买来的那顶帽子”。^[1]在霍尔顿开始描述这顶帽子之前,读者已经感受到了他对那顶帽子的钟爱之情,因为那是一个如此的遐意氛围。“那是顶红色猎人帽,有一个很长、很长的鸭舌。…(我)刚下了地铁就在那家体育用品商店橱窗里看见了这顶帽子,只花一块钱买了下来。”^[1]显然,正是那鲜艳的红色和特别的外形——有一个很长、很长的鸭舌——吸引了霍尔顿。从艺术和心理学的角度讲,一个人对某种颜色的偏爱可以反映出其性格和愿望的某些方面。红色是最为醒目的颜色,会让人联想到鲜血、牺牲和叛逆,因此霍尔顿对红色的喜爱显示了他的勇敢和激进。另一方面,霍尔顿喜欢这顶帽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帽子上那“长长的鸭舌”。也许就在他在商店里看到那顶帽子的一刹那,他已经想好了怎样戴它——把鸭舌转到脑后。后来他真的这样戴了,尽管他也承认这样戴挺“粗俗”,但他就喜欢那么戴,“这么戴了看上去挺美。”

众所周知,人们在戴帽子时通常是把帽沿转在前边,而霍尔顿却一反常规和习俗,反其道而行之。这样的行为充分反映出他的叛逆。霍尔顿的这种反叛性格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如他先后被父亲送进了好几所贵族学校,但却因他与老师、同学以及学校环境的格格不入而被连连开除。他厌恶人们乐于享受的物质世界的一切,宁愿去西部森林边造一间小木屋栖生,任何一个想

干虚伪的事的人都不能留在那里;或者假装成一个聋哑人到一个小山村去生活,这样他就能减少同人们的接触,独自过上安静、自然的生活……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了霍尔顿与他周围世界的不协调。他的这种叛逆精神渗透在小说的每个角落,这是他最富特色的性格特征之一,也是小说的灵魂所在。而将这一灵魂表现得最生动、真切,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正是那顶“红色鸭舌帽”。

综上所述,塞林格匠心独运,用象征手法很好地揭示了这部作品的主题和人物的命运。是象征将表面看来毫不相干的小事和零碎的意念,在刻画主人公的典型性这个目标下,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取得了深化主题的效果。在这部小说中,对象征主义的成功运用,使该作品锦上添花,使得阅读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故这部小说一经问世,便风靡至今,其作者也因此书而一举成名,跨入美国文学巨人的行列。

[参考文献]

- [1] J·D·塞林格,施咸荣译.麦田里的守望者[M].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
- [2] 黄晋凯,张秉真.象征主义·意象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 [3] 宋冰.解读红色——评《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红色的象征意义[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4,(1):25.
- [4] 汪耀进.意象批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 [5] 崔立强.中西文学作品中花园意象的审美意蕴比较[J].中华文化论坛,2006,(2):41.
- [6]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陶爱新]

Behind the rye and the red color ——Symbolism in the catcher in the rye

GAO Jun-xia, GAO Su-xi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16, China)

Abstract: The Catcher in the Rye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modern classic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hero of this novel, Holden Caulfield, also attracted a lot of critics' attention as soon as the novel was published. Holden was a 16-year-old boy who wanted to escape from reality and seek for sheltering in utopia because of the phonines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age of the rye and the red hunting hat, which will reveal the hero's change—from a catcher to a hermit in the capitalistic society.

Key words: The Catcher in the Rye ; symbol; rye; the red hunting hat